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伊洛淵源錄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應培

伊洛淵源錄卷十

宋 朱子 撰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没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

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于弘農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禀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叅軍不赴杜門積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

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還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飢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還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

下多故或説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説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税而廣濟軍以放税降官是詔令為虚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為盜夫信不可去急于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寛之諸犯榷貨不

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敵騎已大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邊

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欲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為三路總帥敵人侵疆棄軍而

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師臣失職無甚于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敵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北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

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盟言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于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敵人駐兵磁相刼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

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于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于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

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彦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上皇後以為謟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為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

昔為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
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
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
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
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
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説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
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
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

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閒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

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録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

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通適造巳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徳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閎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隠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

莫不尊信之熈寧初代余典教渚宫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覩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于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美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

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于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

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

公之學于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

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

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為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

玆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

弟而處並為世師偉玆三賢濶步共馳有學術業顔其

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

潰砥柱不敦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譏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荅曰自孟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抛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見此間隙以為

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于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録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耳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還著作郎并邇英殿說書只一向滚說將去

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甞薦諸賢于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歴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為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迂濶何故載之荅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膾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為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荅曰傳

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為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為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

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達或年

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仝歐陽永叔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于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于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為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

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為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于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强為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于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説為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録乃言不欲為市易官于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

冗而不為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為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單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

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荅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于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

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為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壊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説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説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為有益則

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于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為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于今者具傳寖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答以

老不能辦事惟求一莞庫為貧耳愼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愼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于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禄其可就乎葢愼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

旨許于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于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虞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㫒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塋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為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説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

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官者典修京城事且録五代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于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儆亂先生即見上

言諸生欲忠于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為上言先生之賢于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

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説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容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甞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見龜山語錄

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邢寬所記尹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

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强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巳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

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于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珵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珵曰傳聞是

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

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見胡文定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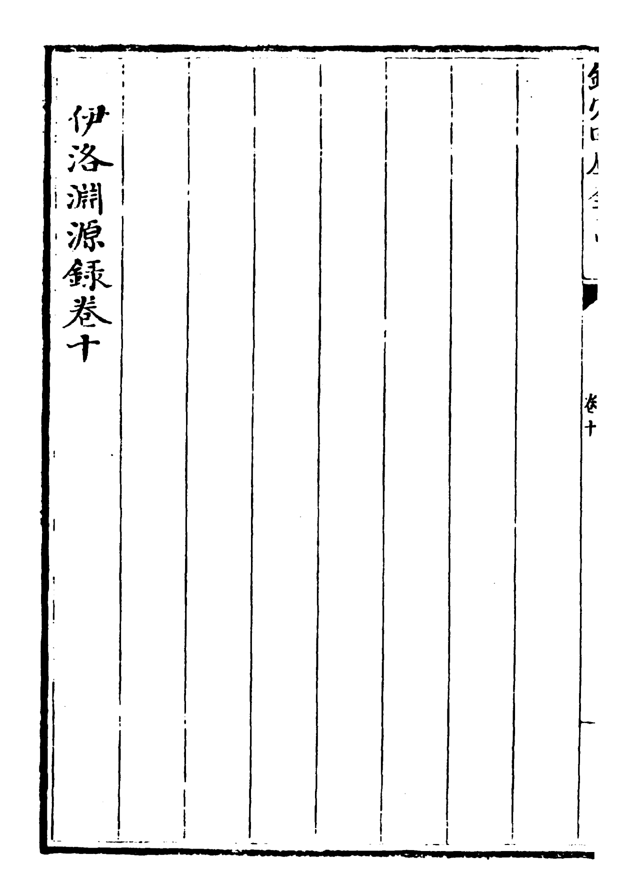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于野録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葢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

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嘗成遠器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于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爭戾莫施孰為穀然莫秉莫惛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

息訓經不蹴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録卷十一

宋　朱子　撰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禀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為

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

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宅日皆强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宅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

之涕泣不忍别者壽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逺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

于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天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為後公天資近道而敏于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于是有得其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慍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于有所立

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已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

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諸曁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
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
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録部者之功而進
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于為人其所施置常
在于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内外通彼我也
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
之俾毋再犯閭有鬬者將懇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

公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扑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却了

見上蔡語錄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内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及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

不對而出告于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禄養于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

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之家死于兵先生既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偽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感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逃竄山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

生力辭十數上勑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耻之于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于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

矣知御之從伊川也侯御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于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

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
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
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
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
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
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為將仕郎雒陽之陷與張令人
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為均子稍中聞之先生之學學
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

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于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于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于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温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于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

不為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擬論語解今行于世

遺事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太學西銘看見祁寬所

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彦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彦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没思叔亦病死彦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内為本彦明獨能力行之彦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

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賭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謁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為他説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見祁寛所録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

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説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堦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彦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寛所録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

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

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難

儷集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横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見涪陵記善録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沖奏伏覩和靖處士尹

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
廷以布衣特起累加聿遣既至京師懇求還山賜處士
號建炎間焞逃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
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
得其為人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
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于已表見于外臣無能髣髴舉
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
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

贍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于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于涪涪人立祠于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已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

補于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兹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畱四月上第八狀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爲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爲濫列經帷其所敷繹辟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爲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

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塡委溝壑于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陜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欵接覼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葢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

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説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説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雞僊集及浩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為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説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

見邴寛所録

尹和靖語

尹彦明在經筵嘗從容説黄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

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兵革之禍亙古未聞然頼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咸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驕謂

我無人乃再啓和議于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敵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要恕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為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

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敵
人悔禍還二帝于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
痛恨切骨則敵人藐視朝廷之意不言可見天下方將
以此望于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
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
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
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
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叨聞補報比

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雜儷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沉若酣培植聞見曰敬以直内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踐必久勝巳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

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伊洛淵源錄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應培

伊洛淵源録卷十二

宋　朱子　撰

張思叔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説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

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雒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見呂氏雜誌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

有得益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頴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它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為然思叔長于為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

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于世伊川嘗言晩得二士見浩陵記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于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見祁寛錄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公諱伸字時中按語錄中作時仲或作時舉恐亦當兼行東平人也自弱冠

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跡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于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

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敵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為周公為王莽惟相公所為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即趨敵帳受偽號既敵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

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
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
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
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即以繳申尚書
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
祐皇后為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為
宋寶臣比者不幸迫于敵使當偽號非常之事閣下
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所以

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于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為非也敵人既北相公于義即合變懼自列于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埽清宫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閤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于防患不幸為寇讐脅汚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

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為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
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
不苟生棄過録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
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群心狐疑不
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髪閤下
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于匪朝
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于朝廷過
此以往則閤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愓

日待期而賓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頋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户部侍郎王及之言于邦昌以上皇寧德宫府藏所有及池塘魚鶇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于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毁乎此與削迹何

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于國遂擢為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黄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

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于為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槀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為仇陷于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于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闕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

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
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它人無預焉先君
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荆南詔獄令
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
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真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
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中為中丞于敵人帳前乞
立趙氏其誅議皆出于先生及察院吳給敦仁敦
仁為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
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續紀　　何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可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訹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

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于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俁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先生為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

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縑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强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傅伯野在西掖某雖學遺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録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

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它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于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

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黄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曰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周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

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巳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于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槀而先君追及于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槀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

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敵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捜求無以為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為趨向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

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仲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劾敵強梁刼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

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敵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内外赦書施行恩

惠収人心等事權行掏収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偽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悦追回諸路赦文并収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為奉迎使副見汪藻所編實録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黄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宫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吴給張閤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

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為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貢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奬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説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為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于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象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脱身相就於漳水之濵今已兩年其安于羈

苦守節不移㑹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纎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值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

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師
聖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為鄰終焉愚按侯子非
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
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
于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
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為同門友然視予
為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
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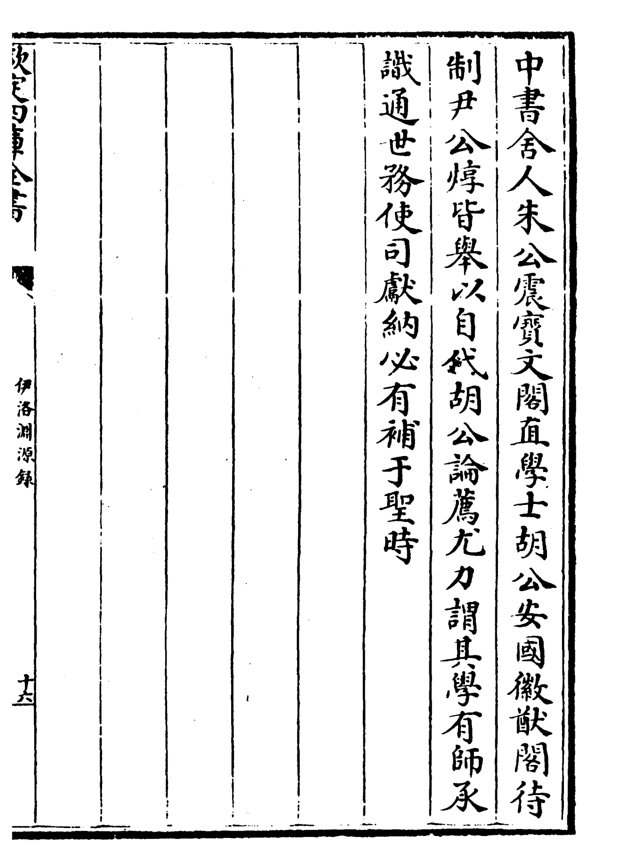
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第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于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于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為上言曰人心廣大

無根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



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于聖時

伊洛淵源錄卷十二

伊洛淵源録卷十三

宋 朱子 撰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于熈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

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常聞西雒程先生之學獨竒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强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誦

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為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為勸除大學録學生劉覲石公揆輕儁有名試選屢居上遊一旦覲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為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録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録為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為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

當使學者于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為謹按聖門設科
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
詔㪅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
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
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
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剌舉必由公
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
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

已惡公不為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徑訴于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鄧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娱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

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叅丁令人憂服除政和末年吳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逡廵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為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

雖有萬鍾之禄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壁旁築室
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
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
郎公來謝且辭請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
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
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
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
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于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

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于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懐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揺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

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乗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干戈日尋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靖邊徼之方令各盡底藴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

與巳不同者即指為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于詞色乃言于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

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臯方得淵聖心裕説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駮異及此

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為綱遊説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于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寛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

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于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户迭相排毀置國勢于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熈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敵騎已薄都城矣

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于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敵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為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強敵侵陵心在王室葢有趨命之意而黄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于心意益庆公因于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

塗擬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顛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于理戎禦侮之際虛麋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實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黄
潛善汪伯彦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
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
皆得録用淪滅三綱乃至于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
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茍容不
顧君父淞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
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黄龜年書
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

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為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闈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

徽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為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

三日而後行次衡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
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為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
間名之曰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荆公盡屏先儒
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
道德性命之學于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
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宫下逮崇寧防禁
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
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于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

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大義澌滅古史淪亡殆由此乎于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

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之義與存
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
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
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宫觀之任本以養
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
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禄即再加刪潤繕寫
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

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

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

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

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

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

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

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

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弈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既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宫呼樂戲以俟而交代竈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盃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昃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

者治餕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公慼然曰二
帝蒙塵國步杌隉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然
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于義雖飢不可得而食
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于言動雖在宴閒獨處
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
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
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虔必顰慼曰流光
可惜將為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

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遜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韻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

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知其末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説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

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公于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為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

酌不可決之于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于心雖定夫顥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諉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顥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甞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于本朝御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

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温儀皃雍穆于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于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于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

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
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
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
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
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
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
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吾君者
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

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于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塟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

伊洛淵源録卷十三

伊洛淵源録卷十四

宋 朱子 撰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彦霖大名人元祐中為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荅

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
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
挽甚力葢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
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敘述明道先生事者其
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于先生
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

精于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閎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公再題其

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録者也誌跋皆見録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録伊川語一卷

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温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

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彥思

名棣宜與人有語録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

人名見唐録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録後為中書舍人溺死維

揚

孟敦夫

名厚雒人祁寛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

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

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埽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

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録

李先之

名朴贛上人為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

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

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雒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寛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

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今覩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已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寛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

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

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于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温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

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

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
上蔡語録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
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倣三省之説錯了
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説一般話伯淳
責之邢曰無可説伯淳曰無可説便不得不説

伊洛淵源録卷十四